共八

五車

孰遂念

三

孰遂念第六觀

豐山 洪吉周 纂

丁五車念 中

太虛府甲九 沆瀣樓甲十 皆有藏書之室分藏書籍之奧祕散漫者各有守奴以掌之唯沆瀣樓之書室不藏它書惟家庭文字 豐山世稿 先集 家言 家庭唱酬錄 續史略 公穀合選 唐名臣言行錄 已上或有序跋而皆不錄 學海內編 學海外編 恒言續史略翼箋 有序不錄 讀易禖記 尚書補傳 春秋備考

春秋備考序 淵泉先生作

自然經室藏

羅豫章先生有言惟静可以讀春秋葢惟静然後
氣虚氣虚然後心平心平然後見理明見理明然
後斷事精雖天下之事交錯於前而吾之應之恒
綽然有餘故三傳之說至賾也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至繁也征伐盟會卒葬之例月日名字書不書
之辨至紛糺也如衡之稱各平其輕重如尺之量
各分其長短無所逃吾權度之内者惟静而已矣
言春秋者皆本三傳左氏詳而富公羊辯而精穀
梁質而覈皆聖經之羽翼也然左氏釋經多從赴
告之文公穀之説往往以月日名字爲斷且其爲

說多不本於君臣父子之大義而或雜以功利權謀不經之論嗚呼春秋何為而作也為亂臣賊子無所懼於天下而作也夫亂臣賊子之為惡也豈欲自暴其惡於天下哉誠使亂臣賊子之惡已自暴於天下則春秋亦不必作矣今為左氏之說者曰雖有簒弑之賊不告則不書不以簒弑告則亦不以簒弑書然則亂臣賊子欲隱其惡春秋亦從而隱之欲以欺天下後世春秋亦從而欺之也是何足以懼亂臣賊子是何足以為春秋春秋又何為而作也為大義之不明於天下而作也夫使天

下之人讀春秋而不知大義之所在耶春秋亦不必作矣今為公穀之說者類皆以月日名字斷大義其說迂其義晦且均一辭也忽焉褒之忽焉貶之目眩於同異之辨心惑於是非之塗雖老師宿儒鮮能通其說又何望於人人而知之是聖人故為迷藏恍惚不可識之語以疑天下而眩大義也安在其為明之也至於左氏以鄭莊為有禮公羊以祭仲為能權穀梁以衛輒為尊祖於是乎君臣父子之義俱不得其正而亂臣賊子益無憚於天下矣春秋之作夫豈端使然哉夫惟胡文定公出

而正之然后春秋之義熄然復明于天下然其求經也太深其解經也太精君子猶或病之今世之人無言春秋者余始得四傳而讀之求其義數歲茫然苦其難入一日靜居獨取正經讀之沉潛玩牘若有所見喟然嘆曰讀書之不可以不靜也如是夫為諸家之說者惟其心不平其氣不虛已見先立而後文致經旨以合之以是求經宜乎其愈久而愈不合也余竊有感焉誦習之暇有得則識之命曰春秋備考蓋以備考覽而已非敢求多於先賢之傳也杜預之註左氏也經傳有不合則不

曰傳誤而曰經誤余竊惑焉故是書也一以經爲主而四傳之得失皆取裁焉

春秋問答余作春秋倫考摋其道篇之大旨爲問答　凋泉先生作

或有問於余者曰世言春秋多艱深不可道之辯信乎曰惡惡然夫春秋者聖人之書也聖人之心正大光明而已矣聖人之道簡易白直而已矣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德則仁義禮智其行則孝悌忠信其教則禮樂政刑其書則詩書禮論語大學中庸中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庸也者平常之謂也旣

謂之平常矣而謂之有艱深不可通之辭可乎曰子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天地之道獨無深遠而不可知神明而不可測者乎且如子言而已則何以謂之言近而指遠何以謂之探賾而索隱也曰非是之謂也夫天廓然示人易矣夫地隤然示人簡矣明之以日月鼓之以風霆峙之以山嶽流之以江河春夏秋冬如期而至職職芸芸品物咸形孰謂天地之道而不正大光明簡易白直也且春秋與論語均之乎聖人之書也今以論語見之其文之易讀其義之易知雖末學後生可以與焉

推以究之至於無窮則雖老師宿儒亦不得而盡焉夫推以究之至於無窮者春秋與他經等耳其文之易讀其義之易知春秋與他經亦等耳今獨於春秋則并與其易讀易知者而謂之艱深不可通可乎天地之道固深遠而不可知神明而不可測矣然未有不先其正大光明簡易白直者而可以求其深遠而神明者也聖人之書固言近而指遠矣然未有不先其近者而可以及其遠者也今人之於春秋未及乎讀其文也先自阻於艱深而不可通者可乎曰然則左氏公穀俱慱聞君子也

何杜范甯皆大儒也其為說也俱不能盡聖人之
意且以朱夫子之大賢其於諸經莫不有解獨於
是書而難之何也曰然有是言也子夏曰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蓋道無精粗教有先後詩書四子
學問之要也春秋者紀事之書也為道則一而其
為教有先後焉且先儒之治是書者多矣及乎胡
文定公之書出而宏綱已舉大義已明朱夫子之
意蓋有不暇及者焉雖然觀乎綱目而夫子之春
秋在是矣程子曰知易者莫如孟子余亦曰知春

秋者莫如朱子若夫諸子之不得其意則正以其艱深而求之耳曰然則朱子之所不言者而子言之奈何曰今古之不言春秋亦已甚矣經之有易書詩春秋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不可廢其一也况春秋者經世之大法也聖人之大用也余恐後世以艱深觀春秋而春秋遂為不可讀之書則聖人之意不復見於後世矣曰然則聖人之意果何如曰聖人之意在乎經經之義詳乎傳余欲人因傳而求經因經而見意則亦可以得其一二耳若其精蘊之所存則余豈能知也雖然嘗試言之夫子

之時禮樂征伐之不自天子出也久矣君臣父子之大義不明于天下久矣天子之適子與諸侯交質天下之大變也為臣而弑其君為諸侯而加兵於天子天下之大惡也尚稱其區區之得失以為褒貶當時之號為君子者亦肰三綱淪而九法斁干戈交而夷狄肆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聖人生於是時既不得位以治之大懼人類之將盡也於是則因國史而筆削據事直書則善惡自著變文見意則大義可明言簡則辭嚴感深則指遠垂之勸懲則亂賊知懼示其典則則王道可復此

其大意也曰說春秋者多言其有例信乎曰信天地之化至無方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每歲皆然終天地未嘗一易也夏而煖冬而寒春秋平其中每歲皆然終天地亦未嘗一易也然則天地之所以行變化也亦有例矣曰然則其例之或不一定何也曰雷介於春霜降於秋夏霖而冬雪是四時之例也人道不得其平則天之應之亦或有易其常者矣天地因時而運化春秋因事而成文其道一也雖然其小者可易而大者不可易是以有一定不易之例有隨事變文之例是則

春秋之大要也曰道不為今古而變理不為遠近而異也公羊氏有見聞三世之説而胡文定公亦言定哀多微辞何也曰無今古無遠近者理之經也隨時而有變者義之權也所見益親則所感益深其時益下則其意益切亦其宜也隱桓定哀之春秋固有異例者焉不可得而強同也曰左氏專以赴告為主公穀多以月日為義胡氏則無用之而或取或不取焉敢問所安曰春秋因魯史而作固有從赴告者矣朕斯謂其可以書可以無書者耳若其大義之所在皆從赴告而已則小史之執

簡策筆者皆可以作春秋安在其非聖人莫能修也然亦有不告而不書因以為義者莊僖不書崩之類是也若月日之辨誠非大義所在穀氏所謂成於時者時成於月者月成於日者日㝡為近之肰推之諸章亦多不合獨程子謂之因舊史而不益斯為當矣且以益師之傳考之四傳之説皆相牴牾強為説以文之愈文而愈鑿夫文公以上一百一十有四年而書日者百有七十宣公以下一百二十有八年而書日者二百二十大夫之書卒者三十有一而隱公之世不日者三宣公之世一

以後則皆日焉蓋近而可考者不厭其詳遠而無稽者不可得以悉理之所宜然若如公穀之說則吾恐聖人之所垂訓而托義者不如是之煩瑣而隱晦也曰四傳之義則旣有定論矣若何休以下諸儒之得失願卒聞之曰聖人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紛紛若聚訟然者章句訓詁之末而已雖然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則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斯固范武子所以度越羣儒者也引讖以亂經黜周以王魯文致大平曲說傅會於是乎何休之得罪於

聖經也大矣若天文地理名物度數之詳則杜氏
倚矣惜乎其信傳而不信經也此則三子之優劣
也楊士勛以下吾無譏焉合乎胡氏之說者自陸
淳以下數十家雖得失不齊要之爲得其大者耳
曰然則子之治春秋也何所本曰歐陽子有言六
經之傳于今非一人之力也後之學者因迹前世
之所傳而較其得失則有之矣若使其不見先儒
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余
豈敢捨先儒之說而求經哉其例則雜取四傳其
大旨則宗諸胡氏其意則獨求之遺經而已曰然

則春秋無不可通者乎曰夫豈肰哉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至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故君子之釋經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王正月甲戌己丑紀子帛莒子之類皆其疑焉者也曰春王正月開卷第一義也此而有疑尚何以言其他曰道在知要而已論詩者不以芄蘭之疑而廢興觀之效說書者不以五誥之疑而廢帝王之典春者天時也王者天子也正月者周正之月也先春於王統乎天也先王於正月大一統也此所謂開卷第一義亦何不可知之有抑其春之一

自然經堂藏

字或為周正之舊稱或為仲尼之特筆斯葢典章殘缺不可以臆證者也且大匠不可以一斧知也造化不可以一物測也義固有難通亦固有易知豈可以一字之難通而自絕于全經哉君子之於春秋葢將盡心焉耳矣

○三漢名臣錄　東史世家　元史略　北行錄

福壽雙會

福壽雙會序 澗泉先生作

或問於余曰為善者獲福果可信歟余應之曰奚為其不信也周公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

子曰仁者壽使周孔而非聖人歟則吾不敢知也使聖人而好為欺人之言歟則吾又不敢知也不肰則為善者之獲福與壽吾請執契而質之曰聖人之言姑將以勸夫人耳為善而不必福為惡而不必禍吾見亦多矣曰嗟呼否否如子之言則為聖人者亦不誠甚矣天下之善莫大於誠已則不誠又將何以勸人善哉吾嘗試為子譬之夫為善而獲福者猶食之必飽也為不善而遘禍者猶夜入于山而餌豺虎也羸瘠尺胃之人有日飯數斗而腹愈欲肰者太行之狂夫有入虎穴撩虎尾而

自然經室藏

免於搏噬者子亦將以為食不必能而虎不必避
也哉嗟呼今世之人不肯為善者皆嗤棄五穀而
以身試虎穴者也子不為惻然奔走而往救之顧
反設淫辭而益其惑耶且夫天之福禍於人猶王
者之有賞刑也為天下者懸法禁明趍避以齊下
民人或見犯禁者之倖免于刑也噭噭然號于眾
曰作奸而侮法者未必得罪遂相率而為不法則
有不以是為亂民者哉天道恢恢踈而不失福禍
之應常要以久遠子姑務為善而已慎無為天之
亂民也哉問者始釋然而去世所傳福壽書有兩

本皆明季人所述也其意皆勸人為善其指多切近淺顯尤宜於愚夫愚婦雖其言時有未醇要其歸有近乎仁人者遂為之擇而存其尤合而命之曰福壽雙會嗚乎不待勸而樂於為善者上知也勸之而不肯信懲之而不知懼者至愚而自暴者也若中人之情則鮮不以禍福為懲勸世之為上知者固鮮其至愚而自暴者亦不如中人之多也是書之裨于世其或不為不多歟

訂老

訂老題　岡泉先生　作

自然經室藏

言者正也老者老氏書五千言也正也者盖正其不正也世以老氏爲異端固也然古之言老氏者未嘗有知老氏者也老氏書率皆言寡慾以養神不爭以應世省事去殺以治民其大要如是而已凡後世之所謂老者皆非老也老氏以慈爲寶且言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而古或以老爲刑名老氏言佳兵者不祥而世或以黄石陰符合諸老老氏言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而言修煉服食以求長生者托於老老氏言治以民復孝慈爲上其書言治國愛民者居半而違親遺君絶俗以爲高者

歸於老老氏言致虛守靜自勝者強是克己也言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慎終如始是小心也其言謙退卑弱者又不一而猖狂倨傲恣欲而無憚者籍口於老老氏言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而修齋醮餙符籙以諂惦神者亦自號為老彼固皆不足道也為吾儒者又或執彼以攻老其不為老氏所笑也幾希矣余謂老氏之本旨明於世而後其合於聖人者可師而其不合者亦可辨於是乎為是書以正之蓋正老氏者什一正世之不知老氏者什九云嗚呼余出遊于世二十有三年困而

歸始杜門謝交而為此不知者將以為托而逃也

夫

諸子精言

管子精言跋 閩泉先生作 [illegible]

朱夫子嘗言管子書非夷吾自著今攷其書或記夷吾死後事又載夷吾見桓公事自相異同其非自著固明矣其文或平易卑近或僻奧不可讀其所言或純於先王之道或專任刑法似申韓至輕重諸篇挾數罔民殆有桀紂所不肯為者而其為術又多淺陋不可行疑又非一手出也其心術內

業二篇皆正心修身之要夫主靜持敬之學周程二子所以紹先聖不傳之緒者也而其說乃具於此嗚呼雖功利之士固未有不先治其心而能有為者也

晏子精言跋

晏子書不知出何人其文頗萎弱其說如公孫捷田彊之死殊不近事理其外篇又雜引左氏及他書言晏子事者尤自相重複牴牾其去晏子之實則益遠矣晏子在春秋時㝡以直諫著今讀孟子左氏書所載率切而不劘婉而不曲動必依先王

自然經一堂藏

之訓若如是書所言者則或刼之以彊或諭之以術豈君子所以事其君哉雖然後世之欲諫其君者亦難矣直言則有不敬之誅微辭則有包藏之疑文致於情理之外剔抉於字句之間不惟獲罪於其身而已且或沒世而不得免於悖逆之名使君天下者得是書而讀之其亦庶有瘳乎自仲尼之齊以下凡十章劉向所謂後世辯士所為者也今削焉

關尹子精言跋

世所傳關尹子書出於南宋後其文最卑卑專襲

用浮圖氏經偈語錄之體唯在己無居一章辭旨俱古峣肰獨出於卷中及考之則莊子所引關尹語也殆所謂作僞日拙者歟文子列子關尹子皆僞書也然文子集諸家而擷其精華故其書雖僞而其言則多可觀列子之文高下不齊而要之竒麗者居多故譚藝者或喜稱道之唯關尹子陰剽釋氏之糟粕而襍之以黄白家語其用意彌精而彌淺其修辭彌巧而彌下蓋不足以班於諸子之列矣雖然余嘗讀其語有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又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者窮困及之

自然經室藏

斯皆余對病之藥也遂稍掇以存之

文子精言跋

文子不知其爲誰或言即辛研非也其書大柢掇拾老莊諸子語而其出於淮南鴻烈解者尤多其學原於老氏而往往以儒旨文之疑後世之士欲援儒以附老者所依托也然時亦有格言焉其上篇曰天地尚愛其神明人之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之又曰精神日耗久滛而不返是以時有肓忘自失之患嗚呼千載之上已有知余病者矣

孫子精言跋

余書生也固不習兵家語且嘗聞諸記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肰國容尚有時而可以入軍輕裘緩帶雅歌而投壺者是也軍容則決不可以入國挾數而抵隙感氣而争勝尋鋋戟于廟朝何不祥大是嗚呼如奇章賛皇東林齊淅之争其亦不祥之尤者歟孫武子世所稱兵家之祖也自二千年来良將策士得其隻字無不奉爲圭臬者余獨愛其一言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夫自古稱智能之士所以禍于國而灾于軀者未是不起于功名之念如斯言者豈戰國之人所能及哉

嗟乎其翔佯於子胥種蠡伯嚭之際而趨然獨遠於菑咎有以也夫余既不習兵家語姑掇其或補于前志者得若干言以班于諸子之間

吳子精言跋

天下言兵者推孫吳孫子書蓋非武不能作也吳子則殆出於後世所記以故其指論兵家形勢不如武遠甚然往往能言禮義仁信先儒謂起嘗學於曾子得窮其緒言然亦不過倡家之讀禮耳如武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則起又不能及也夫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朱子少嘗習曹操書晚而

悔之君子之愼於擇術也如此舊應武舉者講司
馬法六韜三略孫吳尉繚李靖書號為七書我
英廟始命斥吳子勿講益以起殘忍薄行人也大
聖人立教勵俗之意遠矣哉

商子精言跋

太史公讀商鞅開塞耕戰書稱與其人行事相類
今其篇具存其文非先秦人不能為也然觀其稱
魏襄王之謚及長平之勝皆在鞅死四五十年後
豈亦有所竄亂歟鞅書大抵以彊辭精辯補其殘
刻悍戾之術惟其欲壹民於農尚有古人務本之

意治國者或有取焉然驅末利游食之民而歸之南畝可也至欲併詩書禮義孝悌盡廢之而唯農戰是務則其悖又甚矣夫詩書禮義孝悌固親上死長之所由本也戰者殺人之器也使民無孝悌之行不知詩書禮義之教而唯利之是趨以日從事於殺人之器方天下有事而偷取一時之功可也及其功成亂定又孰能一日安於是民之上哉嗚呼此固秦之所以亡也後世之國以禮義孝悌為治者其弊也固將積衰而不堪其貪弱欲修其禮義孝悌而復之則遲久而不睹其功也有使人

憊肰而不怏者於斯時也而欲一赫然振之以蘄時月之效固莫如商鞅韓非之說者矣雖然用之而不得其術其禍固不旋踵用之而得其術且得其人強而為秦富而為隋一六合而威四海皆可也而國祚之長短則不在此嗚呼此百世之至戒也

荀子精言跋

余嘗讀李斯諫秦王逐客書愛其文馳騁奇偉足以動人而又惟其靡麗浮華殊不似先秦人語及讀荀子乃知其所得於師者肰也荀子嘗言非其

人而教之齎賊兵借盜粮也嗚呼彼果以李斯為其人哉文章之奇至戰國諸子而極矣其紆餘曲折開闔變化如後世作家法度者自荀氏始韓愈氏蓋得其彷彿餘未有能及之者也至其學術醇疵古人已具言之矣是以不復論論其文章云

列子精言跋

周秦書固多偽者而道家為尤甚自老子而外唯莊周文最高然已不免真偽相間如列禦寇關尹喜庚桑楚書皆純乎偽者也世言莊周多用列子語以今觀列子書唯見於莊子者文最古其雜出

於呂覽淮南諸書者亦各肖其書之文時有增損一句者則已錄落肰不相入矣其甚者冗沓膚近雖西京之婦人胥吏無是語也而況於戰國乎至其論道率剽掠諸家如楊朱一篇專教人縱慾肆僞陷於禽獸而不悔是又老莊之賊也而其他則往往雜用禪語其稱西方聖人蓋隱指佛氏也其出於東漢以後亦明矣或曰如劉向序何曰關尹子之為唐以後書明矣而亦有向序向序又安知非僞也不肰則劉向所序之列子非今日之列子也

自然經室藏

鶡冠子精言跋

鶡冠子嘗稱賢人之潛亂世也民多諱言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説不敢不譽趨舍雖不合不敢不從嗟乎此叔季之士蹴躃隱忍以苟偷禄利者之爲也鶡冠子隱處深山無求於當時彼又奚爲而發此言哉余觀鶡冠子書率支其言奥其義若不可解者徐繹之殊未見有異時或值一二格言又皆剽裂于他書者肰柳子厚極詆其鄙淺不足取而昌黎韓子則顧亟稱之不舍斯二子者俱文章之宗師也而其見之不同如此後世之論文者其又

皆遽信于一口之毀譽而軒輊人哉嗚呼又豈獨論文也哉

韓子精言跋

韓非之學與李斯同出今讀非書絀德而尚刑尊君而抑臣賤文學而抑諫争使人主專操其勢誅僇以立威而不禁其聲色滛佚之欲使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無一可信者而唯以權術相防大抵與斯之所以亾秦者如合一轍益其身雖斃而其術則已盡施其效亦較然可睹矣而其流習餘弊之為毒於天下者至于今猶未已也嗚呼邪說之

禍亦可謂烈哉戰國諸子書以十數其切事情密利害無如非者其於為身謀也宜亦有餘矣而卒不能自脫於李斯之讒豈禍福有命不可以知巧免耶抑所謂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者歟此古之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以外物易其中也或曰子之斥非也若此今其書猶有擇焉何也曰余欲火非書久矣然每讀孤憤諸篇至其言奸臣蔽主賢臣絀抑之害未嘗不喟然以悕使萬世之為人君者得此而讀之又安有亡國敗家哉嗚呼非之於法也誠酷矣然猶使人易知而易避也其於誅也

誠果矣然猶待其明麗於法而後加之也故曰設可避之罰故不肖者少罪又曰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如此者雖謂之藹然忠厚之言可也后世之士舌唐虞而筆孔孟視申韓不啻虺蜴而探情誅意深文擿抉之說顧反盡出於其口抑獨何哉

呂覽精言跋

呂氏書世稱春秋非也春秋者記事之稱俞呂氏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其特稱覽蓋從史遷云秦漢諸子書精粗醇疵固不壹槩皆有所深思獨得以

自爲一家者唯呂覽與鴻烈觧成於賓客不名一人故其説雜出於諸家而無所統其文辭亦支離散漫而神與氣不相屬然當呂覽初成時懸千金以求損益一字而卒無敢應者豈非以怵於勢哉嗚呼勢之所在雖懸賞而不得聞其過况以鼎鑊刀鋸待之乎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能保其富貴而嬴氏之亦從而亡也不韋之死在始皇初載而其言尊君卑臣之害及勸學容諫薄葬省刑諸説皆切中其平生之失豈當時游士亦有能見微而慮遠者歟書又言韓魏趙氏之亡皆不韋死後事

世豈後人又有所損益歟

孔叢子精言跋

孔叢子言子思見戰國重士遂自高以傲世主又亟稱叔孫通仕秦為能見時變陋哉其言也家語孔叢子皆偽書也家語所載皆取諸左氏二戴及秦漢諸子故其書雖偽而其言則皆有所稽孔叢子亦咸漁獵傳記然歷歷什一耳又多衝決不相屬甚者剽戰國策士縱横之說而被之以孔氏之名至其所自為文則膚淺萎苶望而知其非兩漢也然如子思言苟變反衛君臣與穿詘公孫龍咸

以燕雀喻魏皆出於是書而司馬文正朱文公俱取之豈不以其言之有警于世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顧其言可用否耳其真僞亦不必問也嗚呼可以為用人者法矣

賈子精言跋

蘇子瞻譏賈生志大而量小一不見用而悲欝憤悶以自殘又譏其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余考賈生始名見時年才二十餘及為梁太傅數歲而卒年三十三而其陳治安之策在傅梁時其畢始名時蓋亦已六七年矣言者固人之所難也恒謏

曰我無位有位矣又曰時未可也以賈生之才過漢文六七年而猶譏其盡言其爲循默苟容之者勸也又甚矣蘇子又惜其不能深交絳灌以得志是欲使懷道自重之士皆必委蛇求合於權貴之門而後可以有爲也審然則爲子瞻者又何不先深交王呂章蔡之徒耶方賈生斥逐長沙年少不得志固不能無介介者然其所爲二賦磊落曠達可以想見其胸懷至其以梁王墜馬而哭泣成疾蓋自傷其不能盡輔導之任也古人之不苟於其職如此此真忠臣貞士之用心可以托六尺之孤

者而顧詆其憤悶以自殘過矣夫脩短天也非其人之罪也年不及强仕位不登列卿而其言垂於百世其見用者十亦過四五而其澤之被於天下者甚博為賈子者亦可以無憾已矣新書載賈子諸疏劃裂文句顛倒序次甚者至不成文理它又剿春秋内外傳及新序説苑所載以足卷其離賈子本書明甚然其幸而存斷爛之餘者時亦多格言由漢以後立言者亦衆矣語大者多不切時遣用者恒遺其本才高氣豪者又往往澗略小節唯賈子言治道必以禮義教化為本而及論天下形

勢食貨之利害纖悉中竅會逆覩數十年如契龜
其於修己也則輿焉而道德性命細焉而跪立步
趨之節又無不曲致其詳者嗚呼亦可謂通儒高
古之才矣

淮南子精言跋

古人稱淮南王安鴻烈觧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余
嘗讀其書如入五都之肆鋪錦縠堆珠琲煒肰自
奪及徐而察之則皆翦割靡屑之餘耳其不能與
徑寸之璧爭價也審矣淮南好賓客小山大山之
徒無慮累百人其書不一人其人不一家是以諸

子褫家之説無不咸具於中而求其端爲淮南子者則楬然乎其無有也其書言侈靡及窮兵之害甚切意若以譏武帝者及篇末盛稱文王伐紂之事又有曰殺無罪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甚焉棄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乕傅翼曷爲弗除觀其意與安所語於伍被者頗相類豈其爲賓客者陰以是逢迎其逆謀歟吁亦悖矣高誘言安書大旨近老子嗚呼焉有得老子之道而肯托於驕王之門者哉雖然其書又有曰佚而求霸者必失其佚霸而求王

者必喪其霸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者必危安固已知此而顧反躬蹈其禍者何也

楊子精言跋

善乎楊子雲之論魯兩生也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之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以用之嗚呼是誠醇儒之言也雖然吾獨未知成哀之德孰與高皇新莽之時孰與漢興王音劉歆何如叔孫長楊羽獵之荒又何如朝儀之討論而劇秦美新之作果不為委已否耳子雲之失身于莽古人已備論

之矣吾獨謂其失身不在乎美新之日而在乎因王音以進之初夫商鞅因景監以見而趙良知其敗袁盎為呂祿舍人而君子不與其直因音於始而能不事莽於終者固未之有也古之為文者固有巧拙要皆直抒其胸中之所欲出而已若故艱其字句以模擬前人者蓋自子雲始其弊之流極于有明之李王而至于今誤人未已余常深病之是以汰其書特嚴然唐宋以前班法言于諸子其殘章斷句膾炙儒林者多矣今人亦相沿用之而尠知其所從出也故續採其若干言列于精言之

左别爲之名曰譚摘云

文中子精言跋

世所傳文中子中說其稱述人物事實多與史傳不合先儒辯之已詳矣然或遂以爲無是人則亦非也李翺在唐中葉嘗見其書文苑英華載王績無功文數篇其稱文中子事非一無功卽文中弟也又可謂無是人歟顧其歷數門人稱董恒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杜淹溫彥博而不及於它人獨其答馮子華書言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以吾家魏學士別於房李則房李之非

其門人可知也魏學士世以為魏徵而徵撰隋史不及文中子一字曾謂徵背師忘本如是乎且徵在貞觀初由諫議大夫尚書左丞登宰輔未嘗為學士豈當時游王氏之門者别有所謂魏學士歟李翺稱中說其理往往有是者而文不工今所傳者修飾塗澤動倣聖言其文亦斐肰可觀而其體裁議論則為宋人作無疑蓋文中子固嘗有書而已佚於唐宋之閒好事者遂緣無㓛之文而傅會之以為是書因併援唐初名臣以為其門人也嗚呼文中子之書今不可覩其真矣然生於六朝之

季而能誦法先聖之道隱居潔身無一命之位而流風餘韻被於後世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今之所謂中說者徒傲然強為大而已實少所自得者其論道又往往陰剽莊氏之餘以欺人嗟乎其為文中子之累亦大矣余少嘗甚愛其書晚而益衰朕猶得其格言十數姑列而存之

逸周書精言跋

古載籍淵奧難曉者莫如尚書今文然其可曉者固未始不明白深切而可以為訓於萬世也世所傳逸周書聱牙晦澀往往類盤庚洛誥朕細讀之

自然經室藏

不免有摸擬迹其可曉者非荒誕浮夸則卑膚淺迂泛而無味間有一二格言則又他書之所已見也自明季以前多稱是書為汲冢而是書實未嘗出汲冢楊用修辨之審矣然其果為班固藝文志所載歟則猶未可知也今稍摘其近正可採者若干言其見于周官及二戴記者則并不列云

司馬法精言跋

司馬法凡五篇世傳為周官大司馬遺制或曰齊司馬田穰苴所論次也余見古禮樂兵刑之書率詳於法制度數由春秋以下者始多議論今是書

專於議論殆非周官之舊也且其言有曰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此尤豈成周盛時有司者之言哉其書本末既不具字句脫誤往往不可讀然文辭近古與所稱述皆仁義信讓節制之道在兵家諸書固莫有能先之者也嗚呼後世之為兵者一降而為狙詐再降而為獷暴雖孫吳李靖之書方且以為迂濶而莫之聞矣而况於此篇乎哉

六韜精言跋

六韜國務篇言善為國者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

取於已此格言也朕其他語多不類閒有一二可
取者率皆剽竊他書至其論文伐十二節傾危險
詐雖春秋伯者之佐如管仲趙襄者亦不肯爲也
而况於太公乎其言戰鬬形勢器械比他兵書稍
詳而其文辭又支蔓無所要會求其可以施實用
者亦寥寥矣程叔子嘗着詳武學制請紬六韜三
略及尉繚子勿講夫孰謂儒者不知兵哉

三略精言跋

六韜三畧皆漢以後書也六韜之文支三略之文
簡六韜多言兵三略多論治國六韜專尚權詐而

三畧則猶爲近正至其言倿臣強宗之害深切著明雖百世不可廢也意者六韜之稱太公專出於後人傅會而三畧之傳猶有得於黄石張良之遺歟余嘗讀其書至下畧所謂使惡治惡是謂逆天使讐治讐其禍不救者未嘗不廢書而歎嗚呼朋黨勝復之害不及於宗社不止古之人其知之矣

新語精言跋

近世纂四庫全書目録者以新語有引春秋穀梁傳謂非漢初人所作蓋謂公穀春秋皆以口相授至漢景武間始箸于書也然古人稱引所聞不必

皆筆于書者公穀之說在漢初已行于世數百年決不但口授于一人而至如釋家所謂單傳密付者以陸賈之博安知不有所與聞哉但秦漢間文章皆奇偉勁健而高皇帝以命世之雄素不好讀書意其所稱善者必簡易明切捷於動人而今古所傳新語頗支離嘽緩如元成以後陋儒之文斯則爲可疑耳雖然其書大抵以用賢崇儉省刑息兵爲要務而推原教化之本歸之於人主之身閨門之内益深得大學之旨者在漢世唯董仲舒劉向或庶幾焉而至其深闢陰陽災變神仙之學則

又非仲舒向之所能及也余是以不復辨其真偽
而取其言特多云

繁露精言跋

班固傳董仲舒稱其著春秋玉杯清明竹林繁露等數十萬言今唯繁露在而竹林玉杯皆為其篇名之一其書凡八十二篇而自十八篇以後多不說春秋者其文頗冗皆繁委如後世疏義之體而亦往往有一說疊見者其離合根立元神兩篇又啓人君挾數匿非之獘與其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不啻相氷炭以故攷古者皆疑之然余嘗讀其

文似冗而實勁似駁而實奧至其析理微密决非
晋唐以後學者所能及也意仲舒所著已多散佚
而為其徒者各以其所聞見足成之如近代所謂
語録者歟仲舒治災祥家言其説頗迂迴牽合以
是幾不免其身肰是書所載陰陽五行之説多醇
實近理其拳拳於德刑先後尤仁人之用心也嗚呼
仲舒以對策受人主知遇由布衣一朝致二千石
當是時公孫弘兒寛既以經術為輔相而田蚡衛
青韓安國皆以權寵臣有好士名使仲舒少枉道
以周旋其間三公徹侯豈足道哉今讀其書有曰

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斯其所以擯斥於江都膠西之間而終身不得一試也嗚呼其誠真儒也哉

韓詩精言跋

余年十許歲時閱韓詩外傳至孔子遇阿谷處子事曰此誣聖不經之書也遂廢不復觀及稍長而再讀之則格言至論往往而存雖醇疵相雜而要之可取者居多嗟乎以一眚掩大德取士者所宜戒也西漢言詩者稱齊魯韓毛四家今唯毛氏大行齊魯皆亡而韓氏僅存其外傳然四家所傳詩

經字句皆不同如許氏說文鄭氏禮註所引者可見也而此書所引詩一與毛氏本相合且其全用諸子語者甚多似掇拾漁獵而成殊不類漢初人所著其爲韓氏本書以否固未可知也然則如所謂阿谷處子事又安可遽以爲韓氏罪也若其引詩斷章率多與本旨不相近者則自左氏傳禮記孝經皆然不獨茲書也善讀者要取其所可取而已矣

大戴精言跋

二戴記俱言禮俱出於西京而大戴又小戴之兄

也其在小戴者不復取於大戴之選何也曰小戴已列于經也二戴記俱言禮小戴之獨列于經何也曰小戴之書完大戴之書缺佚者過半小戴專言禮其泛濫于他語者什一大戴多雜記其言禮者亦什一耳小戴之獨列于經固也小戴則固然矣其互見于荀卿賈誼淮南之書者皆選于彼而不于此何也曰彼皆先于大戴矣肰則家語不先于大戴乎曰予以今之家語為孔氏之遺耶今之家語王肅之書也其去戴氏二百年矣二戴記俱不能無駁而大戴尤多可疑肰周文武孔子曾氏

之遺言猶往往存乎其間其書凡八十五篇今存者自三十八至八十一歷及其半而止其文尤太半佚脫不可讀嗚呼惜哉

鹽鐵論精言跋

余雅甚愛鹽鐵論以為其學似董仲舒而辯過之其文似司馬遷而醇勝之至其直已懷忠不畏彊禦則汲黯劉向不能亢也嗟乎有士如此而不能用至使後世不得舉其名千秋弘羊不足道也為霍光者惡能免蔽賢之殃哉雖然彼窮鄉一韋布耳攝弊衣曳穿履直入坐廟堂之上抗然與天子

之三公上下其辭往復至累百而不見厭危言鯁論面折舌劘甚者幾於詬叱矣而不唯不獲罪方且反覆叩發不盡其底蘊不止嗚呼此亦宣西京以後所能有哉書稱文學者蓋九江祝生賢良者蓋中山劉子雍大夫者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語最粹文學語間有大而近迂直而傷激者其論公孫弘主父偃亦不中理至二子論古今奢儉及德刑先後之分則雖百世不能易也嗚呼旨哉

新序精言䟦

新序說苑皆劉向所述以進于成帝者以故其記

諫諍語特詳嗚呼真忠臣之用心也古之諫於其君者亦多術矣或託言以喻或反辭以諷或微引其端而俟其悟或多為問答而叩其蘊直抉其隱而不為訐逆探未形而不為億動之以危而不為脅佯為不知而不為謾隱語似嘲而不為侮援喻不倫而不為不敬觸犯不諱而不為無禮蓋非特三代盛時為然雖春秋戰國衰亂之世猶未聞以肆志盡言為罪者如是書所載可見也後世君臣之際其疏且卑者無論已雖大官近臣以弼違為職者晝思夜草十書九削及其進對于前如講誦

古書一讀而止稍不中格令則擧劾隨之使有史鰌汲黯之戇求其抒胸懷之什一也難矣又況加之以忌諱文綱之密乎漢自武宣已後始稍渝寬大之風朕懲秦誹謗妖言之禁以諫獲戾者尚少至王鳳以盪腸陷王章而言路遂大塞竟馴成新莽之禍向之進書蓋在是時宜乎其申申不憚複也新序所載率經傳諸子之言而其出於戰國策太史公者亦衆以故不多採第論其本旨如右云

說苑精言跋

余讀劉子政說苑至鮑白令之及侯生二人事益

自然經室藏

齊桓衛靈公閨門無禮為不害霸與其進列女傳意大異又常顯訟宗室以排外戚獨立於危難之朝不以敢言為難而是書乃論恭信同姓為無益且以比干子胥之強諫而死為惑宜若不出於子政之口者豈或為劉歆輩所竄亂歟

白虎通精言跋

近世說經者往往治漢學以為漢儒去聖人未遠欲盡絀宋儒之說以從之夫漢儒醇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作春秋繁露以衛輒拒父為得禮祭仲逐君為能權逢丑父代君而死為不忠此委巷小兒

之所不肯言也而為大儒者乃言之不疑何哉益其說皆出於公羊而公羊氏親受經於聖師之門人宜後儒之不敢不篤信也然余嘗見程朱高弟親記其師之訓其詭於本旨者十三四況自聖人而再傳為公羊自公羊以後歷戰國遭秦火垂三百年而後筆之於書者乎今乃欲奉其隻字鉄句為拱璧若皆真出於聖人之口者其亦誤矣夫以公羊之近董子之賢而猶不可信若此而況於其它乎然則漢學可盡廢歟曰奚為其然也夫愈講而愈精者義理也彌近而彌詳者訓詁名數也使

今之委巷小兒皆能言君臣父子之大義而知董子之所不能知者固宋儒之功也如欲求訓詁名數則漢儒之學又焉可廢也古書專言訓詁者頗多釋字者不及理爾雅釋名之類是也博物者不及用草木蟲魚疏之類是也唯白虎通討論典禮發揮經傳間雖或過於傅會而要之皆有所根據非無稽之言也余是以取之特詳然其雜出於詩書春秋疏及通典太平御覽諸書而不見於本篇者殆五六十條蓋其殘缺已多矣惜哉

余讀徐幹中論愛其質而有味切而不絞依經稱聖而不鶩於空言又攷諸史知幹篤行寡慾不屈於爵祿蓋亦季漢之高士也然竊嘗怪幹以彼其志識甘為曹氏父子所羅致上下於陳琳王粲之列而不之媿何哉及見其第十八篇稱王莽內實姦邪外慕古義脇士以峻刑重勸賢者恐懼莫敢不至非爵之實因之也又有曰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小人樂之君子則以為辱嗚呼此固幹之所以自悲也伊洛諸儒以主敬慎獨之學接孔曾思孟不傳之統幹書已先表章之

其首篇所論鄙儒又切中近世考證之弊獨考偽譏游兩篇似為黨錮諸賢而發者黨錮諸賢固未可斥也雖肰後世之士植朋黨掊勢利好陷人而自成其名而顧反自托於古人之名節者亦多矣觀於斯其亦可以瞿然而恐歟

潛夫論精言跋

余讀王符潛夫論至賢難明闇思賢本政潛歎忠貴諸篇曰嗟乎深哉其言之也是其當炎漢末造延熹建寧之際耶其殆身親罹之者耶不然何其言之痛且切也嗟乎使人君而味此言則賢者必

不蔽於世使人臣而知此義則必不敢竊位而驕人上無蔽賢之咎下無竊位之罪而天下不治民不蒙其福者未之有也嗚呼符生東漢之季寧浸身不遇而不肎踵戚宦之門此固所以為賢士也然亦不聞有所表稱於顧厨俊及之間蓋其書有曰士以孝悌為本以交遊為末嗚呼此真所以為天下之賢士歟

申鑒精言跋

東漢之士議論風節比西京甚盛然求其立言著書可傳於後世者又何其寥寥也余所得見者不

能以十數王充論衡蕪而畔經崔寔政論激而傷德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又皆散佚而不全其有裨治道可稱述者唯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而已激切痛快荀不如王精核簡當王不如荀王之書直寫胸臆不暇為文而荀則頗琢煉摸擬蓋欲效揚雄法言者然以彧依之宗立于獻帝之廷而略無所汚於曹氏其賢於雄亦遠矣或疑悅著書於建安之時而無一言及於撥亂尊主者嗚呼使悅書用於桓靈之時則天下將不至為建安及其為建安也則雖命世之傑亦將無如之何而況於悅

乎哉抑恍書優柔平緩而不見其感憤之意殆所謂言孫者歟

顏氏精言跋

余所謂述精言者皆諸子也曷為綴顏氏家訓顏氏書固非諸子比其文亦卑卑耳然言之精者以道不以文道有大於父子兄弟男女之間者乎繇魏晉以降語道者墜空無修辭者夸綺靡求其禆于人者百十而不得一及齊梁陳隋之間則尤無論已朱夫子作小學書獨取顏氏甚多蓋其言篤于人倫深于事情而輔之以問學不但六朝之所

未有而已唯宗信佛教太甚彼生于梁武之世目見同泰之事臺城之變而其言尚如此甚矣習俗之難脫也然余恒怪顏氏家法甚正其斥巫覡齋醮尤嚴而其卒章乃戒子孫祭祀勿用酒肉唯作佛事疑不出一人之口者其書一本又以盡忠信勿辱其親七字改作七月半盂蘭盆其為無識者所竄亂明甚豈其他又多是類歟余既採其可法者其攷論文字紀述風俗雖小而有可觀者別綴其一二于下方云

自然經堂藏

孰遂念第七觀

豊山 洪吉周 纂

丁五車念下

記里經

記里經序

自京師至于瑞興三百有四十里其為邑居者八為城郭者四為險阨者一岨而為峴者二十有四廓而為坪者三水之大而舟焉者一其小而橋若揭焉者十有五店而館旅者三十有一遞而代馭者十有三此吾兄記里經之所載也其為書以經

而紀其大以目而道其詳 國家之典制於是焉
稽生民之休戚於是焉諮山川道塗之夷險遠通
於是焉考吾兄之於斯益其所取也弘矣余顧儕
陋不足以盡知之請以所知之文言之可乎吾兄
之文謹嚴有制度結搆井井若甍楹廊序之殖殖
爲不失位置蓋取諸邑居吾兄之文積累功力屹
然而彌尊中堅外厚禦之而不可犯蓋取諸城郭
世之為文者刻意以慕高借守以求奥吾兄獲於
天造不容人為而嶄山截峻亢仰而莫可攀蓋取
諸險阸世之為文者不習乎卑近而遽趍高遠吾

兄循序漸進莫知所自離而蔚然立乎秦漢之上益取諸峴世之為文者平者易委闊者無當吾兄紆徐而厚坦廣而腴用無不宜若五穀之熟焉益取諸坪灝汪奔流一日而千言蓋取諸水之大者演迤縈曲若往而復蓋取諸其小者大之為豐碑顯冊小之為隻句短章隨扣而答應之如素具蓋取諸店百家衆歧不專乎一斯經斯史迭出而不疲蓋取諸逵此吾兄之文之大略也文章之道猶適遠者然夫自學語識字以往行幾里而至于受書辨句讀又幾里而至于屬辭又幾里而能倣古

人之為又幾里而乃卓然成一家言其為行亦遠矣然是書之終曰吾行未嘗止於是也蓋自瑞興西北至于鴨江界又千有餘里也自一家言推而至於六經又不知幾里也此吾所以有待乎吾兄者也謹再拜為之序

洪氏讀書錄

洪氏讀書錄序 澗泉先生作

書籍之為用於學者尚矣矜繁富者徃而不返安簡陋者得少而自足是二者皆過也孔子曰博學於文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古

之學者未有不博其聞見而能為通儒君子者也然三代六藝之書不過數萬言將庠序者耕且讀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已號為博矣漢氏之盛劉向班固所校書凡九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古人以編竹為卷或十餘卷而當今一卷實不過數千卷耳當是之時雖欲盡窮天下之書亦不足以言勞矣暨去降而文彌勝為學者浸離其本而以空言相夸競竹素之傳日以滋多讀者雖白首不能及其什一其騖博者往往竆日夜獘精神唯記誦之為務是以

讀書愈多而心愈放聞識益廣而德業益荒嗚呼
吾夫子所謂博學而多聞者豈謂是歟余生六歲
而知讀書今三十餘年矣蓋嘗有志於博學多聞
之事而不得其要凡諸子百氏術數之書以及乎
稗官雜記譎誕寬瑣不經之談亦時時汎濫出入
而稽古之典經世之務顧反有不暇及者中道而
悟始稍循約嘅聰明之不逮感年時之難追每端
居撫卷未嘗不撫然而有餘悔爲吾弟憲仲亦有
志於學於經史諸書頗涉其崖略爲文章滔滔不
竆苟勉焉不怠其所就蓋未可量也然憲仲才高

而敏得之甚易吾懼其自足而止也又懼其如余之汜濫而不得其要也於是取凡余之所嘗讀而有得與夫所願讀而未及者列其目識其概而告之曰天下之書可觀者亦多矣爾其勉之哉昔漢世祖披輿地圖而嘆曰天下郡國如是今纔得其一耳今憲仲之閱是錄也反求其所嘗讀得亦無迺然而自失歟然世祖旣撫中國閉玉門絕西域而不逎知荒外之不足以獘民也凡書之不登於是錄者亦玉門西域也憲仲其志之哉

擬古詩序 洲泉先生作

擬古詩若干篇上自虞廷下訖于唐宋總而彙之凡一卷或曰嘻不已過歟虞廷之與唐宋甚相遠也唐宋之與今日又甚相遠也子乃以今世之人而為唐宋之文又自唐宋之文而推以及乎虞廷是結繩於七雄之古干羽於五季之後也嘻不已過歟洪子曰不然詩者出乎天者也絪緼蕩軋風雨時行浚其精華流為品物天之機也有觸其中惻羞以類不思不度藹然其真天機之動乎人也故由混元以迄于今六萬八千九百

餘歲而春秋冬夏四時之序未嘗忒也由開物以迄于今四萬七千三百餘歲而仁義禮智之端喜怒哀樂之發亦未嘗殊也奚但是而已哉雖前乎此億千萬歲後乎此億千萬歲亦惟如是而已矣夫其變者人也其未嘗變者天也詩者出乎天者也故曰詩未嘗有古今之變也然則今日之村謳巷謠皆可以續國風之後而況於其他乎惟其組織以為華斷削以為工以人而滅其天者則不與焉爾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裁及其身者也此為禮樂刑政言也夫禮樂刑政專之有

禁反之有災既不可得而古矣其專之無禁反之無災者惟文詞為然今又阻而抑之俾不得古為則將使人於何而見古昔之彷彿哉嗟乎悲夫何今人之不幸也雖然詩也者各言其志者也固無事乎擬為獨嘗論之中天之翮非一毛之力也凌雲之廈非一木之任也天地生物而毒草得以攻疾聖人御世而瞽矇得以司音竊獨恨當古之人執一而遺千主此而奴彼罵詈焉長短得失之爭也是作也雖高下異体雅俗殊塗而曲暢無杈混然歸一其將以無通天下之志而各盡天下之能

也豈徒肰哉為擬古詩者多矣或用其題或代其人是託也而非擬也或專用其意或時剽其語是竊也而非擬也託近乎偽竊近乎鄙君子不為也余之擬也擬其體而已知古今之未始異而大朴反知異同之未始不通而大公恢知君子之不屑偽鄙而本心之德全於是乎一詩而三善具焉

明文選

明文選目錄序

明文選二十卷目錄一卷淵泉先生之所編也其書有五集以劉伯温宋景濂方希直解大紳楊士

奇李賓之王伯安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之文為甲集甲者一代之宗也自洪武以後至于景德之初為乙集乙者東方木德生物之極盛也自正德嘉靖以來李王已下若干家為丙集丙者天道自東而南皆之變也嘉靖以后之文不能以一家名者為丁集丁者南之終萬物之生意竆也革命之際其身已辱而其志不忘乎舊者并為戊集戊者中也於方無屬焉是人也非明人也又不忍屏而夷之故曰戊也甲集十卷乙集三卷丙集三卷丁集二卷戊集二卷者詳於盛而畧於衰也或曰先

生之於古文方將以六經為甲諸子為乙馬班韓歐為之丙丁戊馳騁出入互與之京其眡是選所稱甲乙者固將已庚之不齒矣何先生之拳拳於是選也是有不然者伊呂之功曾閔之行舉天下婦人孩子莫不誦之有人焉抱尺寸之長自委於屠販樵牧之聚而莫之顯此仁人君子之所惕然而動心也夫所謂六經諸子馬班韓歐之書其昏者固已焯焯先耳目讀之者口滑而心飫至若有明一代之文選者少善本諛之者黨其尤訾之者罪其良是選也所以厚明人也其亦仁人君子之

自然經堂藏

所用心也嗚呼自巳庚以下三轉而至于癸十干之位窮焉窮則復起于甲自明亡以后汔于今二百年文之弊亦極矣吾願先生之無淹乎是而復歸于六經也

選　皇明文小識

闇泉先生作　諸識并同

三代西漢之文至六朝而瀉振于唐再振于北宋然視古已漸降其下者又無譏矣然則曷為選明文於戲古之文非皆善也唯善者以後能至今傳近代之文非皆不善也善者與不善者雜然交糅而莫之擇則善者固少不善者固多善者因為不

善者所掩而不能自表見由北宋以上之文今人之所習固皆其善者也由南宋以汔于元今人之習其文者又鮮唯　皇明文盛為今人所習然其所習恒多于其不善者而寡于其善者其靡也既以鉤棘佅離纖詭之辭病一世矣而懲其弊者又擧二百七十年之宏儒鉅公而并棄之茲明文所以不可無選也　皇明之文固不若三代西漢唐宋之盛也而其作者之衆則或過之無不及焉今頗差次為五集凡為人若干為文若干選三月而略備以書籍之未悉覯也繕寫之無其具也姑第

列其目以余之不飾于辭不可以弁古人也姑識
其大意如右以畀吾弟憲仲序焉

選甲集小識

今之為文辭者大率多尚明文矣其甚者往往棄
韓柳歐蘇不道而詆訶之者又率曰明安得有文
是二者皆未知明文也豈唯不知明文哉固未嘗
知何者為明文也夫李觀樊宗師劉蛻劉煇宋祈
之文固皆唐宋也今有學李觀樊宗師劉蛻劉煇
宋祈之文而曰吾學唐宋文又有人從而詆之曰
唐宋之文不可學是尚為知唐宋文也哉今之尚

明文者吾無論已爾有適中州者至遼瀋之臨八其三家店炊蜀黍賣醬而食之曰中國無飲膳令之詆訶明文者亦奚以異是哉余自宋景濂以下得十人以其傑然為一時甲也故曰甲集其取宋景濂唐應德歸熙甫皆古人之餘論也其以劉伯溫配景濂而上之而尊方希直王伯安於歸唐之右余竊有取焉爾若解大紳之輕俊楊士奇李賓之之平衍王道思之支蔓於余心未有慊焉雖然推其所長亦可以為一時之甲矣遂總為甲集十卷

選乙集小識

自我　高皇帝掃除夷狄而天下之法度風俗出于一繇是以迄于弘治景德之間天下歸爲昇平而醇朴未離淫巧不興一時之士有不能文文必皆雍容和雅紆餘坦易而無艱嶮輕佻之語促殺濾遷之音豈惟文哉亦可以觀時運矣夫朝廷之上循守法度士大夫無奇策異論閭里之間力本業奉政教恂恂不敢爲邪而無譎瑋卓絶之行可以聳動人者此亦可謂治世矣於是爲厭其平常無奇欲有以振之而所任者非伊周之佐所行者

非先王之法也則天下之民始不勝其多故矣余
觀明中葉文章之變有似乎是者自弘治景德以
前皆編爲乙集三卷

選丙集小識

自北地濟南兩李氏者作而文之變不可勝言矣
然其一二能者之才之力亦足以馳騁自喜于一
時雖不能追配古作者亦豈遽出李觀樊宗師劉
蛻諸人下哉李觀樊宗師劉蛻之文不能以易一
世而斯一二人者傾巍然爲數百年宗師此又所
以崇詬無竆也今爲之擇其未難者若干篇存之

若夫一時豪傑之士毅然自樹不受變於俗者又不可不亟為表章也合以為丙集三卷

選丁集小識

李夢陽王世貞之文非古也肰猶有未離者存轉而彌降有大雅君子所難言者矣其或有一言之幾乎善者亦不忍盡棄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曰與人之廣也取人之周也於是乎有丁集而嘉靖以後文士之不能以一家名者咸附焉其人是也其文非也則不敢取其人非也其文是也則或取焉選文也非選人也然或進之或抑之

于丙丁之間者有之矣則勸戒亦昭矣丁集凡二卷

選戊集小識

嗚呼悲夫自永曆以後天下不復有明矣而草茅孤羈之士循餘髮抱故衣悲歌而血泣者不可以一二數吾不忍使其胥而係之于夷狄也然而欲進之則天下已不復有明矣於是乎別為戊集二卷嗚呼讀是書而至于丁戊二集者亦可以慨然于亡國之故矣

靜觀十述

靜觀十述序

道之不能行然后見於言言之著于文者為書是固君子之不得已也既不能行言又未果詳其為恨又何如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孔子不能行其道于天下聊為是不得已之空言耳然是亦論其大略己使孔子而得天下以王之其禮樂政法可施行者豈止此歷歷哉竊恨其不克著一部書損益乎四代隱括乎群典以成一王之法若周禮之六官禮記之王制而詒天下后世曰使我得天下當以

是舉而措之耳嗚呼其贊易刪詩述書作春秋爲
惠於天下后世誠腆矣然其未及此也雖謂孔子
無著述可也靜觀十述之爲書經之以六經緯之
以歷代之史與爲而理道之蘊昌爲而政治之典
以及乎　邦謹家憲言行文章人物之巨細靡不
賅爲約以懷之可以誠身而壽商普以施之可以
豊國而慈民其爲體雖氾于慱其用未始不與經
禮準嗚呼其抱道蓄德求施于天下而未能者之
爲欣既求施而未之能矣又并與是書而不作爲
其爲恨又何如也是故著其義例以先之然其書

止于義例而已則猶孔子之言止于夏時殷輅而已嗚呼是書之成不唯發已之所未施也蓋將以追孔子不著書之憾也嗚呼豈徒然哉嗚呼豈徒然哉

靜觀十述義例 澗泉先生作

一曰述典凡國之政令　列聖謨訓在焉二曰述範凡家庭舊聞先去遺烈咸紀焉三曰述獻凡前哲暨近代賢士之言行載焉四曰述經明道窮經之緼也五曰述史前代得失之林也六曰述藝文章數術之奥也七曰述耳八曰述目平生聞見最

瑣之事無類可附者也九曰述内十曰述外自紀其平生更歷之實存乎心踐乎躬施于家者皆内也接乎人應乎物見之乎政事議論者皆外也

壯游八志

壯游八志序

古今之書皆一書而各為一部一部之移寫梓刻廣之為百千萬部而其文皆同惟壯游八志之為書也一書而直散為百千萬部而其文皆不同今夫鎔銅為範刻寶玊之狀印之以㲋屑則必寶玊之狀揚于㲋矣刻花卉之狀而印之則必花卉于

鈐矣刻文字而印之則必文字于鈐矣若夫一印之而為寶玉再印之而為花卉三印之而為文字至十百千萬印之而印印而异狀者唯壯游八志也今有東之乎海嶽者取是義例而記其游其所歷之地所遇之人所更之事所著之詩文合而為一部而其書則壯游八志也明年有壯適關塞者取是義例而記其游所歷之地非昔之地也所遇之人非昔之人也所更之事所著之詩文皆不與昔同合而為一部而其書則亦壯游八志也繼自今年年而有游也人人而有行也山山水水而有遺

也其所記之書將不可以百千萬閱而其書則皆壯游八志也噫嘻吾不知何書之為壯游八志之真正原本又不知此序文之宜弁乎何書也嗟乎人固有劘扶桑浴濛汜窮天海之所疆界極日月之所出入者余欲之而未能也人固有東浮于海西泝于河源騁閩滇之陬而歗嚕喀之荒言語之所通轍迹之所曁徧履而無一遺者余欲之而未能也人固有闔户于如斗之屋閉目翕炶而神超于廣漠晨嶠瀛而夕崑崙者余欲之而未能也是數者皆未之能為則壯游八志之真正原本固不知

何世何時可以作也序文雖成又不知何世何時
可以弁于書也

壯游八志義例 澗泉先生作

一曰志總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事繫日凡事之
大者其紀爲二曰志程其目又有四曰塗里附以
疆界曰官府附以村市曰關嶺凡山之屬皆見焉
曰橋渡凡水之屬皆見焉三曰志事其目又二曰
政凡屬乎公者也曰事凡屬乎私者也四曰志人
不立目而畧以類從凡民之利弊與風俗亦附焉
五曰志物其目又四曰用則器械服餙皆在曰動

則羽毛鱗介之屬也曰植則草木之屬而玉石亦從焉曰玩則凡物之不足為用者皆見焉六曰志勝其目又三曰山水曰樓觀曰古蹟亦有迭相見者七曰志瑣其目又三曰聞曰見曰思凡接乎耳目經乎心而無類可附者皆歸焉八曰志言其目又三曰文曰詩曰談文與詩二者之中又分為三一為古人作一為今人作一則已所作也

永嘉三怡集（有序不錄）　象藝薈粹

象藝薈粹序

蓋聞玄圭疏儀瓚卣尚薦於蒸禴珠衡放鄭礫王

自然經堂藏

併登於弦歌天之所存人宜得廢況二氣肇剖動
靜得以相形象品糅生彼此不能無對雖騎龍棠
錦緩齊瑟而革聽鐏犧佩琚瀌越雪而賦靚奎垣
聚曜光紹六經之章要精泣尊王建萬世之法然
猶鸞誥瑤冊夸對白而抽黃雉檄琅函鬭駢綃而
裂繡用之朝廷宗廟奉為関石和句至若鳳起蛟
騰千啄莫狀其慌惚金鏤玉琢萬目齊炫於陸離
蒼姬聖王尚有菖菹之嗜紫陽夫子不廢貫芝之
嗟惟其荊璞久揖郢曲寡和河滿腹而遠歷墻及
肩而易闚所以太平英華浩李均於無許完山註

釋汪劉富於駱王靡靡乎虎繡蟲雕駸駸焉蜩唫
蛙聒王靡鳳柱悵流韵之裒低桂殿鶴汀悼餘芬
之歌絶矧玆東野之謗習乎下里之音桂苑𡨋置
之編尚矣鴻俋簫樓㧗㮇之頌壓乎鳳陽近世以
来如水益下人塗耳目魔入肺肝奎壁畢張視若
魚齒獸角盖故規悃奩成鶴膝蜂腰遼豕同形或
取雋於龍椅黔驢出技亦馳亂於鷰怡海居叔子
久飫綺紈凤耽緗縹名殊趣塔蚤避轂於驪英跡
阻登瀛恣視斲於縮巧于是擷藝圃之芳潤步文
苑之紆遮俯覽中區吸五雲於宵寐眇覿元始傾

九河於夕談遂乃騁厲古今剔抉幽妙刈楚翦楛
裁予奪於樵篪披棘覓蘭迭借還於舫牟繙萬軸
於鄴架素籤丹標夾二燭於賓簾紫硯烏墨辨類
則列若編磬論世則序以貫珠弁錦貿合組之文
繇以各體肇金竹纂極之運訖于僢時編圖之曲
折不移瑶躍之經緯迺整凡十卷二十六目六十
九人二百四篇名其書曰象藝薈粹象者放數之
美謚藝者詞學之通稱羲畫觀天中儀卦於驪負
周官興物叅德行於鴻逵四六氏所以易名二三
子無以為隱嗚呼刪詩感文武之際無譏鄶曹述

書詳殷周之間並存彝貫玄圃積玉竭取而不為貪紅倉腐糠精鑿而不為剋斯猶珠貝委道簸箱篋之未盈蓬蒿塞蹊很斤斧之或赦在扶南真臘玳珀貴於泥沙雖宣曲臨邛緣布多於紈縠斯亦理也可奈何哉聊抒素情俾存玄旨

附儷律考

或謂四六有字律唐宋諸作無一句不協近世東人之儷只叶句律全不顧字律大違式也嘗以是攷之乎古儷蓋唐人則多叶而少違王勃滕王閣序如襟三江而帶五湖如三尺微命其他文如天象掩峻如文吏足用不讀非禮之書如誰知後來者難揚烱少

室山少姨廟碑如壁立兩千仞削成兩四方如何瞳七星之野如大合交會九州名山如烟㸃萬束而合彩如奇臨處妃之館皆全不叶字律唐文此類甚多不可勝紀弁與句律而不合者亦往往有之但其協者較多尚可謂之偶有出入也宋人則不協者又甚多宋儒以蘇子瞻為大家其贈王安石太傅制曰式觀古初灼見天意曰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曰藻飾萬物曰靡然變天下之俗曰少學孔孟晚師佛其下治句句如此無一句叶其表啓中名句如偶任妥衍乃蹈大雅如學識文武之大如七典名卿三个侍讀如廓天地之覆載如仲尼循於顏子周易不及於賢人如頑者無外濟乎益將將高偶然土還質之勿復道也如此之類又不勝枚的如但蓮之猶重耳之內在曾鞏之鈎陳太微星斗成名真德秀之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此皆偶舉其一二耳宋人作叶字律者屢屢為遂偶合也非故叶也至明清之作謹守曲拘毋敢少踰越明文如錢謙益浩氣吟序時或有不

吽處雖明清人其以文章大家自處者固不必規規也東人之只協句律宋人法也不可謂大違式令若曰何不近倣明清而遠倣唐宋則吾固無辭矣如云唐宋人未嘗一句無律唐宋人四六具在新學兒童皆得以考其平仄不可容空言誣也且以孰遂念一書之所載言之如柔嘉閣（二甲）角巾堂上樑文（三甲）南三院春賞序（六甲）皆嚴中守律而至象藝薈粹序及四文儷語（六庚）奇謎第三（六庚）又皆不然於此益可知其或協或否之無足拘也

大東文雋

自然經室藏

大東文雋序

高麗侍中牧隱李公穡文若干篇我　朝領議政白沙李公恒福文若干篇承文院提調簡易崔公岦文若干篇左議政月沙李公某文若干篇領議政象村申公欽文若干篇左議政清陰金公某文若干篇右議政谿谷張公維文若干篇大提學澤堂李公植文若干篇右議政許眉叟穆文若干篇右議政息庵金公錫胄文若干篇大提學農岩金公某文若干篇大提學江漢黄公景源文若干篇合而題之曰大東文雋嗚呼斯可以觀我　邦文

章之盛也自漢唐以来富貴顯達者未必能文宏詞麗章多出於草莽之窮士於是乎有文能窮人之説而士之不遇者往往藉空言而名后世我邦則不肤歷四百餘年之間得十有二人而位輔相者二人秉文衡者三人以輔相而兼文衡者六人其一亦起卑微而光顯于朝嗚呼斯又可以見我 邦得人之盛也其或有草莽窮士之泯光而不著吾固不以得聞焉如有告我者當剟卷而跋之

自然經堂藏

牧隱如絙赤之瑟希音踈越而但叡調太緩不能
動人簡易如百圍之木營屋千間棟梠𣏾桷不斷
不絲白沙如騄駬之馬一日而千里控勒羈靮有
之而不暇施月沙如救時之相紳笏廊廟金轂卒
乘應之而不見其疲至於虞韶殷輅亦或未遑象
村如斷石為山種以奇草非不斕然可玩而匪天
地自然之造清陰如宗廟中簠簋瑚璉或中古尺
或用今制紀樸雕鏤錯陳豆列而均之可以威明
粢祀于上帝谿谷如長江浩浩奔流萬頃而波濤
平遠無呂梁三峽之瘦澤堂如村家飯味厚意真

少酸鹹螫口之奇眉叟如埶鼎破敦彊稱殷周之古器愚而好奇者往往誑惑息庵如偏將馭卒什伍不亂使之代元戎統六師則才不勝其任農岩如游夏諸子列侍杏壇談詩說禮侃侃誾誾而三軍之勇或遜於子路江漢如治世宰相徽冕珩璜進退揖遜儼然人望而敬之問之以錢穀決獄或茫然不能對

沆瀣一書文詞及禩纂述之總彙也

雲水樓十甲之藏有雲水樓草史若干卷未及成書寫而不梓

雲水楼草史序

史之述有三一曰歴代之総史通鑑綱目之類也一曰一代之史荀悦之漢紀范祖禹之唐鑑是也一曰本朝之史魯之春秋晋之乗之類也其体又有三一曰紀年以叙事春秋之類也一曰一事而自為一篇尚書之類也一曰一人而自為一傳史記漢書之類也流灘子所草之史不知其為何代也亦不知其為何体也流灘子蔵書若干萬巻新修書若干千巻皆與諸文士共之獨于草是史也屏其左右取筆硯登雲水之楼與雲霞烟嵐水月

相講究雖子弟不許近前信宿而歸手固其扃鐍視其鎖若不啓閉積年者鉄鏽蘚澀鑰無竅穴唯流瀣子之手可以啓如是者歲一再而已著不知其為幾卷也或曰是今之史也以故不可以示人或曰是上古逸事龜背之籀循蜚之志禀飫汨作之典也以故不輕示人或曰是後世事之豫卜以記之者或初次盤古成案之類也是胡可洩也是皆非中也亦皆非非中也天下之書皆有訖著成帙之日唯是書無終流瀣子之旹無一人與聞者無一人啓其鑰者流瀣子之後方始有一人可以

啓其鑰而續著之一人之後又復有一人爲相繼
而無絶也或曰戌會之末人民盡是書可以終矣
是書雖終又孰爲之編次部帙印刻而裝匣之又
孰爲之布于世而讀以考之耶嗚呼固不俟戌會
之末而必有出是書而讀之者序則不匿猶神龍
之露一鱗也

諸處藏書歲一曝曬曬時盛設酒饌集津逮館門八文
士及諸賓客吏隷宴飲仍許諸文士縱觀所散書帙

舊有海書一篇本非爲兹宅藏書而作其言外之旨
實有以發揮兹宅之藏書者今附見于左

海書

東海中有僊灵秘書府蔵古今書籍五等以別之太上書之紅羅衣以五文之錦雕玉其匣而珊瑚其籤其次書之紫羅衣以黄雲之繡赤玉其匣而瑪瑙其籤又其次書之素綃衣以紫霞之繡白玉其匣而車渠其籤又其次書之纖帛衣以絳綺玻瓈其匣而琅玕其籤最下者書之繭紙衣以翠縠文貝其匣而象齒其籤邃架巌鐍郎吏典之人不得至至亦毋敢妄閲有窺而入者僅得其最下一卷而見之蓋王勃李白韓愈之作在焉未及究而

逐海陬之客有與典書吏善者常累懇爲吏伺隙
與俱至抽一卷以睎披之皆有題而無文客怪問
之吏曰后必有著之者視其質羅而紅方摺而覩
其表吏遽攘而蔵之麾令去曰郎至不可淹客出
而語人唯不肯道其題